

DOI:10.16216/j.cnki.lsxwbk.201802093

框架语义学观照下的澳洲土著英语词义辨析

冷 慧, 窦志慧, 王洪星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词汇最能直接反映语言的文化意蕴。澳洲土著英语中存在许多与标准英语中词形相同但词义相异甚至相悖的词汇。本文以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以土著英语词典《土著英语:文化研究》的核心词汇为语料,通过澳洲原住民特有的“梦幻”世界观、被殖民的经历、口头叙事传统及当代生存现状这四个宏观语义框架,精准辨析了澳洲土著英语中与标准英语“字同义不同”20 个词汇的意义,避免了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歧义,为鉴赏内嵌于原住民语篇的深层文化含义找到框架语义学的抓手。

关键词:框架语义学;澳洲土著英语;“梦幻”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8)02-0093-10

一、澳洲土著英语

澳洲土著英语的产生与澳洲原住民被殖民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分布在澳洲各地原住民所使用的具有鲜明原住民文化特征及民族身份认同的英语变体总称。在语言形式上,有些地区的土著英语更接近标准澳大利亚英语,有些地区的土著英语则更多保留了原住民语言形式特征。200 多年以来,虽然澳洲土著英语产生的历史动因多与政治、贸易相关,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原住民与殖民者接触的密切度及频率不同,所经历的发展路径多有不同,最终

的土著英语形式也因地区差异及接触密度等原因而常有不同。然而,所有形式的土著英语皆反映了澳洲原住民的世界观^①。

Arthur 认为,澳洲最早的洋泾浜语出现在悉尼 Gadigal 和 Rora 地区。1788 年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以前,土著语言种类繁多,在 18 世纪末,约有 200 多种土著语言,包括约 500 种方言,而且绝大多数原住民会说两种或更多的土著语言或方言^②。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一样,看似神秘复杂的土著语言有着稳定的语言系统。例如,土著语言中许多词的语法作用主要靠词缀进行曲折变化来实现,大多数土著语言有并列的塞辅音和鼻辅音系列,约有 4~6 个不

收稿日期:2016-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世界观认知模式下民族叙事的解读研究”(13YJA850007);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澳洲原住民叙事的世界观认知模式研究”(L15BY012);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英语教育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路径:认知澳洲原住民‘梦幻’世界观的跨文化移情能力培养”(W201683632)

作者简介:冷 慧(1966-),女,辽宁丹东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篇分析、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研究。

^①MALCOLM I.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enhancement for two-way education.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M]. Perth: Centre for applied language research, Edith Cowan University, 1995:5.

^②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8.

同的发音部位^①。早期的殖民者到达澳洲东南部后,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贸易或其他意图的接触,用于沟通的洋泾浜语因而产生。当时的澳洲洋泾浜语以有限的英语贸易词汇及简化的英语语法结构为主,以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基本交往为目的,作用相当于通用语。随着殖民地在澳洲北部的不断拓展,十九世纪以来,英语与更多的土著族群语言进行接触,北部洋泾浜语逐渐形成。

总的说来,澳洲土著英语的产生有4种主要渠道。在一些地区,英语与土著语言接触经历了洋泾浜化、克里奥耳语化,而最后融合发展为澳洲土著英语^②。第二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土著语言被殖民者消亡的地区,洋泾浜语由第二语言变为新生代原住民的第一语言,成为许多原住民所使用的唯一语言,产生了以洋泾浜语为母语的土著英语。第三种渠道是,洋泾浜语成为某些彼此语言不通的原住民部落之间的通用语,成为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土著英语。在澳洲北方 Roper River 地区与中西部 Kimberley 地区,出现了第四种情况,洋泾浜语发展成为独具语言特点的原住民克里奥耳语(Kriol),拥有自己的拼写规则和语法结构,更灵活地表达了原住民的思维方式^③。

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土著英语的性质有不同的界定,常常出现歧义,造成混乱^④。综而述之,有些学者以标准澳大利亚英语为基准来衡量土著英语,土著英语被看作是以下3种非标准的语言形式:

(1)应当给予纠正的化石化中界语^⑤;

(2)标准澳大利亚英语的非标准方言^⑥;

(3)澳大利亚英语的非标准变体^⑦。

以上3种观点均以传统语法为规范,对土著英语进行一个维度的判断,忽视了土著英语的文化内涵及语用功能。有些学者则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免去对土著英语的价值判断,将其定义为:

(4)民族方言^⑧;

(5)英语方言^⑨。

如今,随着人们对原住民文化的理解和同情,澳洲土著英语被学者接受为英语在后殖民时代的一系列合理变体^⑩,其语言地位与澳大利亚英语、英格兰东南部英语、爱尔兰英语等同。许多荣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 Miles Franklin 的原住民作家,如 Kim Scott, Alexis Wright 用土著英语进行写作,成功地刻画了原住民的形象,反映了原住民在后殖民时期所遭受的歧视,传承了原住民的文化和世界观,巩固了土著英语的社会地位。

二、框架语义学与词义解析

框架语义学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研究词汇意义的一个重要路径。作为概念系统的“框架”是指人类从各种具体事件和生活场景中概括抽象而形成的认知模型,是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所接受的知识表征手段^⑪, Fillmore 应用了“框架”这一人类认知工具,从早期的格语法发展出语义框架的雏形“语言框架”。语言框架即“格”,是“小至词语搭配大至语法规则及语言范畴的语言组合系统与原型场景的

①谢晓萍. 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语言演变及其特征[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1):108-111.

②杜学增. 澳大利亚语言的多样性[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10-14.

③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④MALCOLM I. Aboriginal English and associated varieties. In Kortann, Bernd /Lunkenheimer, Kerstin, (ed.), The mouton world atlas of variation English [C]. //Berlin: DE GRUYTER, 2012: 596-619.

⑤ROSE D, GRAY B, COWEY W. Scaffolding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in school. In P. Wignell, (ed.), Double power: English literacy and Indigenous education [C]. //Melbourne: Language Australia, 1999: 1-39.

⑥TAYLOR A J. Coming, ready or not, Aboriginal children's transition to school in urban Australia and the policy pus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2011(1): 145-161.

⑦HANSEN W. Same language, different lingo [J]. EQ Australia, 1998: 2.

⑧SCHNEIDER E W.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M]. Lei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

⑨BUTCHER A. Linguistic aspects of Australian Aboriginal English [J]. Clinical linguistics & phonetics, 2008(8): 625-641.

⑩MALCOLM I.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enhancement for two-way education.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 Perth: Centre for applied language research, edith cowan university, 1995: 31.

⑪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关联”^①。在句法层面,“格”意味着与动词搭配的谓项,在语义层面,“格”意味着与动词搭配的语义角色。属于不同语义范畴的动词需要的语义角色千差万别,只有高度抽象的原型场景才能框定语义角色的确定性,词汇意义因此来自“场景-框架范式”^②。原型场景是框架语义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决定了活动或事件中的相对恒定的参与者、参与者数量、参与者之间社会关系、行为规范等因素。原型场景联系着语义,因此,词语的语义框架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原型场景,原型场景中的全部参与者(即实体)成为语义框架中的“框架元素”,对任何框架元素的理解都离不开整个语义框架系统以及其他相关的框架元素。经典的例子是商业运作框架:商业运作框架包括买方、卖方、商品等相关的框架元素。对相关的动词概念 buy(买)和 sell(卖)的理解一定会激活这些框架元素,从而在整个商业运作框架中获得精准语义。

视角是相对于场景而言的,代表了人所具有的一种与语言选择紧密相连的认知能力^③。它决定了场景中的哪些参与者能够进入原型场景框架中,并且决定了这些参与者之间的语法关系。特定的语言使用群体在描述场景时会选择自己特定的视角,场景中进入视角的参与者在视角化组织后,进行相关语法结构的选择。^④因此语义框架也同时定义了框架里不同词汇的搭配结构及语法规则。例如,对于商业事件的描写,说话人若将买方纳入视角,则会选择动词 buy,将买方凸显,若有必要,则由介词 from 引出卖方;相反,若将卖方纳入视角,说话人会选择动词 sell,将卖方凸显,由介词 to 引出买方。视角与框架的语义界定功能将在下面的 3.2.2 部分将以详述。

Fillmore 利用了“场景-框架范式”辨析了日语动词“写”(kaku)与英语动词“写”(write)的不同语义及两个词语原型场景所激活的不同对话框架。Kaku

与 write 所拥有的共同场景是“人在平面上引导尖状可留下印记的工具”,因此,kaku 与 write 的参与者都包括书写主体、书写内容、书写成果、写作工具、书写用的平面等与“写”场景相关的因素。然而,在 kaku 的语义情景中,所留下的印记属性并不具体,因此在与 kaku 相关的对话框架中,“回答”要素需要明确说明写的行为所留下的是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字、一个草图或画出的一个涂鸦。相比而言,与英语 write 联结的场景,所蕴含的“回答”框架因素不仅是引导工具留痕的过程,如关于书写(写作)的内容、书写用的材料(如纸、白板等)、书写工具,还内嵌了一个与语言相关的框架要素,如,书写体裁(如信件)、书写频率、书写成果(论文及论文发表的期刊)等。因此在英语 write 场景下,语言交流框架可以内嵌与延展,也可以组合而构成更大的与英语 write 相关联的对话框架^⑤。

总之,由于日语的“写”kaku 与英语的“写”write 的场景所激活的是与书写过程相关但两个不同的语义框架,因此日语 kaku 与英语 write 虽然语义相近,但有细微差异。为此框架语义学可以成为指导学者对词汇进行精准语义辨析的基础理论。

三、澳洲土著英语的框架语义学实例辨析

本文的语料取自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研究员 J. M. Arthur 编撰的词典《土著英语:文化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所列举的核心词汇。该词典搜集了 1 000 个左右的词项,以原住民文化的体验及相关经历为编撰体例,介绍特有的反映澳洲原住民文化传统及生活实践的土著英语词汇。作者不仅对每个词项的词性、意义、搭配做出说明,还引经据典按时间顺序为每个词项提供了详细的文献索引和用法示例。所有的文献示例皆反映了原住民的社会、历

①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Cathy Cogen et al,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C]. //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 123-131.

②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Cathy Cogen et al,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C]. //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 123-131.

③ 陈忠平,白解红. Fillmore 框架语义学认知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7): 14-17.

④ 冷慧,董广才,李亚男. 认识语篇分析的文化维度[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4(6): 95-99.

⑤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A]. In Cathy Cogen et al,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5: 123-131.

史和世界观^①。

该书共8章,所列词汇分别表达:(1)永恒的文化(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2)亲属关系(kin);(3)土著民众(Us mob);(4)家乡(Country);(5)与白人共生(Living with whitefellas);(6)安静的牧场与茂盛的山林(The quiet run and the wild bush);(7)土著英语特殊语用词汇(Aboriginal way);(8)生存(Survival)。这8章为土著英语词汇建构了四个主要框架:“梦幻”框架(第1、2、3、4章);被殖民的经历框架(第5、6章);原住民口头叙事传统框架(第7章);当代原住民的生存框架(第8章)。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分析词典中4个语义框架下7个词项20个示例。选择这些词项的标准是,这20个示例的含义不仅根植于上述4个主要框架,同时也是与通常意义上的澳大利亚英语“同形不同义”。

(一)原住民“梦幻”语义框架与词义辨析

“梦幻”是澳洲原住民对世界的总看法,是原住民的世界观^②。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土著英语中的词汇“梦幻”Dreaming所蕴含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英语中“梦想”的含义。“梦幻”世界观是原住民建构土著英语词汇意义的思维框架,是塑造原住民语言的语义框架,也是非原住民精准理解土著英语的主要依据。

1. 土著英语 law(“梦幻”法律)

理解土著英语 law 需要以“梦幻”世界观的场景一框架范式,因为 Arthur 明确指出“英语词汇 law 虽阐释但又掩盖了澳洲原住民对 law 的认识”^③。“梦幻”法律囊括了创世神话、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族群关系、行为准则、身份象征,属于原生态的自然法,而不是流行于欧洲的由立法授权机构制定和颁布的制定法^④,其内涵也远远大于《圣经》中神的话语,因此土著英语词汇 law 所对应场景一框架与标准英语词汇对应的场景一框架有所不同。

(1) in Arthur (p. 40): “The Law is one, unchangeable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Johnson, 1979:18^⑤)

译:“梦幻”法律是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对原住民群体的保护。

在标准英语的法律场景一框架中,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包括一系列成文的法律体系,具有强制性、普遍性。而例句(1)所表达的是在澳洲原住民的语义框架下,“梦幻”法律具有在原住民心目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庇护性、恩泽性^⑥,同时也具有唯一性、非文字性。从原住民视角出发,土著英语 law 所激活的原型场景与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相关联,“梦幻”法律是神灵祖先通过梦幻神话、传说、传统文化为世代原住民框定了与土地/自然相处的生存之道,是永恒的。框架元素包括了形容词“unchangeable”(永恒不变)的不可变属性。

(2) in Arthur (p. 42): “I didn't know they were going to put this backwater right up to Argyle ... My private Law is under water now.” (Shaw, 1986)

译:我不知道他们要把蓄水池建在圣地阿盖尔……现在我的个人“梦幻”守护图腾被水淹没了。

例句(2)中的 law 所表达的“梦幻”守护图腾完全超出了标准英语 law 的场景一框架。“个人”与法律的搭配,违背了标准英语中法律的公正性。与标准英语 law 通常的搭配是 impartial (公平的)、fair (公正的),因此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澳洲原住民的生活实际中,原住民习得的社会文化体系和风俗习惯等生存知识皆来自于祖先神灵,祖先的教导通过“梦幻”歌曲仪式以及个人的“梦幻”图腾等框架元素与原住民个人血脉贯通。因此在“梦幻”框架下,作为主要参与者的 law,可以与“个人”元素词汇

① NATHAN D. Review of *Aboriginal English* by Jay Arthur [J]. *Australian Aboriginal studies*, 1999, 1 (eprint) [EB/OL]. [2016-04-07]. http://www.dnathan.com/eprints/dnathan_1999_review.pdf.

② 冷慧,傅轶飞,金爱晶. 澳洲原住民“梦幻”世界观认知模式下的名字禁忌解读[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38-42.

③ 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9-40.

④ GRAHAM M.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Aboriginal worldviews [J]. *Worldviews: 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 1999(3): 105-118.

⑤ 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⑥ 冷慧, 岂宇光, 奚志慧. 文化图式解读澳洲原住民高陌生度文本的认知机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130-135.

搭配出现,使之成为私密的原住民个人守护神,是原住民个人的图腾,是原住民个人与祖先神灵的情感维系。

(3) in Arthur (p. 41-42): "Then eventually I grew up and had my own children and I put my older son through the law." (Glass & Weller, 1987)

译:我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并让我的长子系统学习了“梦幻”传统文化与习俗规约。

(4) in Arthur (p. 42): "Father ... came and said play that Law, and we took him to a nanguru place ... and we played for him." (Shaw, 1986)

译:父亲走过来演奏“梦幻”歌曲,我们把他带到了圣地……我们为他演奏。

例句 3、例句 4 表明与土著英语 law 搭配使用的还包括框架中的其他参与者及相关动词“put through”“play”等使 law 成为可以通过吟唱、歌舞等仪式在原住民群体中得到贯彻及爱戴的“梦幻”法律,作为受事者,成为句中的宾语。简言之,土著英语 law 的含义远远大于标准英语里“法律”的内涵,其基本意义是衍生于“梦幻”神话土地上,蕴含在仪式、歌曲、图腾中的恒久不变,具有约束效力而又承载传统,指导并保护原住民的信仰及文化的知识主体。“梦幻”法的场景是神灵祖先通过梦幻神话、传说、传统文化为世代原住民框定了与土地/自然相处的生存之道。“梦幻”法的框架元素包括“梦幻”时代永恒持久性(例 1),所传承的“梦幻”社会文化体系、风俗习惯等的生存知识(例 2),以及认知自我价值与身份标识(例 3)。同时“梦幻”法并非束之高阁的陌生文本,而是满溢在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吟唱、歌舞等仪式,不仅使“梦幻”法得到神圣化,还得到有效的普及(例 4)。因此对土著英语 law 的理解需要依托“梦幻时代”“神灵祖先”“仪式”“图腾”等原型场景相关的参与者之间的搭配关系。

2. 土著英语 story(历史、信仰、真实、真理)

Arthur 明确指出,澳大利亚英语中特指虚构故事的 story 与原住民所理解的 story 语义有相悖之处^①。理解土著英语 story 需要依托“梦幻”世界观。澳洲原住民相信神灵祖先给予他们神圣的土地/自

然,并创造了土地上的生命,然后又化作图腾栖息在神圣土地上,保佑并管理着原住民的生活。每个人都与“梦幻”图腾、与土地血脉相通。在“梦幻”世界观里,关于神灵祖先的叙事都是真实的叙述,是历史,并且是原住民一生的信仰。

(5) in Arthur (p. 59): "I hang onto this story all my life. My father tell me this story. My children can't lose it." (Neidjie, 1985)

译:我一生坚守父亲让我追寻的“梦幻”信仰,我的孩子也不能抛却它。

(6) in Arthur (p. 60): "They were dressed as all sorts of animals and birds, dressed to dance stories." (Grawford, 1993)

译:他们装扮成动物、鸟儿,跳图腾叙事舞。

土著英语 story 所激活的原型场景,是原住民通过图腾舞蹈仪式、叙事再现祖先神灵的存在,延承原住民的文化,是“真实的叙事”框架,其中包涵“梦幻”信仰、“梦幻”叙事、图腾舞蹈、祖先创世造物的丰功伟绩等框架元素,因此与之搭配的框架元素词汇可以有动词 hang onto, tell, dance 等作为谓词,使之成为可通过叙事舞蹈被传承,被信仰的真实的“梦幻”叙事,成为句中的受事者。与土著英语 story 相关联的参与者还包括名词 evidence 等与事实相关的词汇,共同支撑句子的情景事件的描述。如:

(7) in Arthur (p. 60): "I'm the Land commissioner who is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your evidence, your stories ." (Grawford Amanbidji Land Claim, 1991)

译:我是将要听你的证据和事实的土地局委员。

如以上实例所示,在土著英语 story 场景里,澳洲原住民相信神灵祖先给予他们神圣的土地/自然,并创造了土地上的生命,然后又化作图腾栖息在神圣土地上,保佑并管理着原住民的生活。“梦幻”故事是原住民的信仰(例 5),每个人都与“梦幻”图腾、与土地血脉相通,通过仪式、叙事再现祖先神灵的存在,延承原住民的文化(例 6)。在“梦幻”世界观里,关于神灵祖先的 story 都是真实的叙述,是历史(例 7)。综而述之,在土著英语中 story 有三个基本含

^① 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9-60.

义:一是个人和社会的信仰体系,特别是关于“梦幻”神话的信仰;二是指对所崇拜图腾的叙事;三是对事物、事件、地方的真实叙述。因此在与“梦幻”相关联的土著英语的 story 原型场景框架中,框架要素包涵“梦幻”、神灵祖先、祖先创世造物的丰功伟绩、图腾等,而非仅仅为虚幻的小说、故事。对土著英语 story 的理解需要依托这些相关的场景参与者及其搭配关系。

3. 土著英语 family(家族)

Arthur 指出,在土著英语中 family 远比澳大利亚英语中的 family 更具包含性^①。因为原住民的家庭是按照族群分类,对 family 的概念化更类似于家族,因此在澳洲土著英语词汇中,许多亲属称谓词的外延意义要比澳大利亚英语的外延意义大。例如,土著英语中的“mother”一词,其意义不仅仅是“母亲”,其含义还包括母亲的姐妹及母亲同辈中的其他女性亲属,近似于澳大利亚英语中“mother and aunt”的含义。同样,“father”一词也不仅仅指父亲,还包括继父及父亲的所有兄弟。其他表示称谓的词,如 sister、brother 也可指同父母所生或不同父母所生的同性别表兄妹。而 cousin(表兄妹),指所有同辈人,不论血缘远近^②。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住民把家族内的年长妇女都称作母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人们通常把属于‘母亲’等级的所有妇女都叫‘母亲’,只是在情感上不同罢了”^③。

由于原住民的组织形式“按同祖先的血缘划分”^④,土著英语 family 所激活的原型场景框架是“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留下原住民必须遵循的人与人之间待人接物的准则与规范的制度——亲属制和等级婚姻制,因此 family 的语义框架中包括全族人,其中不仅包括核心家庭的成员、近亲,还包括远亲,如其他的舅舅长辈,甚至还包括与家族中的任何人有亲戚关系的陌生人^⑤等框架元素。family 场景中的参

与者的外延包括许多亲属称谓词“nieces”“nephews”“uncles”等以及 kin, group 等群体性词汇,通过与土著英语 family 的搭配使用,共同支撑整个群族框架。如:

(8)in Arthur(p. 75):“Other people in the family, children, nieces, nephews, other uncles will sit down for a short time, depending how close they were to that person.”(JungaYimi,1987:2)

译:家族里其他人、孩子、侄子、侄女还有其他的舅舅长辈将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坐上一会。

(9)in Arthur(p. 75):“The members of the Kin group, the all one family, only use the surname to refer to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explaining to a complete outsider who they are.”(JungaYimi, 1987:2)

译:我们族人,就是整个家族,当向外族人介绍自己时,仅仅使用姓。

与土著英语 family 构成搭配关系的还包括动词 marry 及家族名称等词汇,用以表述个群族婚配准则。如:

(10)in Arthur(p. 75):“Our family... usually married the red kangaroo ‘meat’”(Taylor, 1992: 108)

译:我家族……通常与红袋鼠图腾族人通婚。

如以上3个实例所示,由于原住民的组织形式“按同祖先的血缘划分”^⑥土著英语 family 场景中的参与者是全族的人(例9),不仅包括核心家庭的成员、近亲,还包括远亲,如其他的舅舅长辈(例8),甚至还包括与家族中的任何人有亲戚关系的陌生人^⑦,这些人都是这个 family 的框架元素。这个 family 框架是“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留下的制度,也是原住民所遵循的人与人之间待人接物的准则与规范(例10)。由于“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留下的这种族群亲

① 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

②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65.

③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5.

④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⑤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⑥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⑦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属制度,土著英语 family 的内涵意义远大于澳大利亚英语中的 family。这种泛化的家庭称谓常常在原住民族的组织形式看上去很神秘,非原住民与原住民用英语交流时也常常误会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如“任何妇女,只要他‘兄弟’称她为‘妻子’,他也称这个妇女为‘妻子’”^①,而这里的“兄弟”,可以是自家的亲兄弟,也可以是他父亲的侄子。由此可见,要理解 family 以及一些其他亲属称谓词汇需要依托“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约定亲属和婚配准则”这一原型场景框架及框架元素词汇的搭配关系。

(二)原住民被殖民语义框架与词义辨析

1. 土著英语 home(收容原住民中“被偷走的一代”的机构)

土著英语 home 与澳大利亚英语中 home 的温馨、安全等内涵大相径庭,也与 home 作为养老院、home 作为儿童监护家庭等词的中性内涵相去甚远。对土著英语 home 的理解必须借助殖民政府试图同化原住民的政策与行为。在 1910 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②。从 20 世纪初到 70 年代,全澳大利亚共有近 10 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被带到收容院的混血土著儿童,被迫接受白人文化教育。土著儿童在收容院里,生活恶劣,而且经常受到性骚扰和性虐待。因此,土著英语 home 所激活的原型场景是澳洲白人殖民政府为实施同化政策,将土著混血儿童掠夺至环境恶劣的收容所,激活了“原住民被澳洲政府殖民”语义框架,其中包括白人殖民政府、政府的同化政策、原住民中“被偷走的一代”及所失去的记忆、收容所以及与收容所相关联的威胁、恐吓、惩罚、监狱等框架元素,因此与之搭配的场景参与者包括 police, goal 等名词,及 take, be sent 等被动性动词。如:

(11) in Arthur (p. 155): “When we were naughty, Mother would say, ‘I’ll get the connichman (police), take you to the Home if you don’t

stop”(Tucker, 1977: 81)

译:每当我们调皮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如果你不老实,我就叫来警官,让他把你带到收容所去。”

(12) in Arthur (p. 155): “Some were sent to the homes, and from boys’ homes to the big house (gaol)” (Gininbi, 1992: 40).

译:一些孩子被送去了收容所,长大一点就被从男子收容所送到监狱。

(13) in Arthur (p. 155): “I don’t remember Joe. Narr, you were in the homes” (Jason, 1993)

译:我不记得 Joe, 不记得了,你那时在收容院。

如上述实例所示,Home 在原住民被澳洲政府殖民的场景下获得了不同于澳大利亚英语中 home 的意义。在被殖民的场景中,参与者为白人殖民政府、政府的同化政策、原住民中“被偷走的一代”及所失去的记忆(例 13)、收容所以及与收容所相关联的威胁、恐吓(例 11)、惩罚、监狱(例 12)等框架元素。只有把土著英语中的 home 植于澳洲白人政府对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及行为的原型场景框架下,借助框架内不同词汇的搭配规则,才能理解土著英语 home 所蕴含的与英语 home“爱的港湾”天壤之别的体验以及原住民所经历的酸楚、伤痛与悲怆。

2. 土著英语 Protect(侵扰)

Protect 是澳洲土著英语词汇中词义与澳大利亚英语意义相悖的词汇之一,是原住民用来描述澳洲政府对他们的控制^③。对土著英语 protect 的理解必须借助英国殖民当局及澳洲政府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语义框架。早期的殖民者,为占领肥沃的土地和资源,与澳洲土著为敌,进行种族屠杀,到 19 世纪末,土著人已经濒于灭绝^④。土著人的非人遭遇引起国际上人道主义者的重视。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法令,如 1869 年维多利亚殖民地颁布的《土著保护法》(Aboriginal Protection Act),禁止对土著人进行拷打、性虐待和谋杀,但仍对原住民的居住、就业、婚配进行监管与控制。这种

①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② 杨洪贵. 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J]. 历史研究, 2013(3): 117-133.

③ 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4.

④ 杨洪贵. 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同化政策[J]. 世界民族, 2003(6): 22-29.

所谓的“保护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种族隔离政策^①。因为这些法令同时规定,土著居民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他们只能居住在政府为其专设的“保护区”内^②。把土著人限制在保护区内,名义是保护土著人,实际上是企图使残存的土著人自行灭绝,在这个正在灭绝中的种族彻底消逝之前为他们“抚平枕头”,让他们“平静地走向坟墓”^③。因此,protect一词在澳洲政府视角中激活的是通过法令管理和保护原住民的原型场景,进入澳洲政府视角的包括该场景的参与者“澳洲政府”这一框架元素;而在原住民群体中激活的是“澳洲白人政府殖民主义政策掠夺他们挚爱的土地,监管控制,侵扰和迫害亲爱的族人”的原型场景,“澳洲政府”本不在原住民视角下的“保护”框架中,而一旦进入视角中,这种“保护”便成了“侵扰”,因此土著英语 protect 形成“澳洲政府对与原住民的侵扰”的语义框架,其中包括“失去土地”“侵扰”“殖民政府”等框架元素,可支配的语义角色包括施事者白人政府及相关官员如“manager”等,受事者和体验者原住民部落和土地如 tribes, land 等,以及相关谓词 destroy 等,这些都是与之搭配的场景中参与者。如:

(14) in Arthur (p. 164): “All the tribes have gone ... destroyed by their disgusting sickness, pushed and protected from the land of our fathers.” (Puggana News, 1983: 4)

译:所有的部落都离开了,被他们(白人)可恶的疾病摧毁。我们被驱逐,从我们自己祖先的土地上被赶到白人圈定的“保护区”内。

(15) in Arthur (p. 164): “We were constantly protected by a manager who lived on the reserve. The manager would just walk into anyone’s house without knocking to inspect it.” (La Perouse, 1988: 8)

译:保护区的总管不断地侵扰我们,他随意走进我们任何人的家,不敲门就进房间检查。

在澳洲白人政府殖民主义政策的场景下,Pro-

tect 一词在原住民和澳洲政府两个不同的群体中激活的是完全相反的语义框架。框架元素中的澳洲政府认为对原住民的监管是对其进行保护,而框架元素中的原住民则是以澳洲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和监管为视角,protect 的原型语义是侵扰、监管、控制。只有利用澳洲白人政府对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及所作所为的原型场景框架及框架元素间的语法关系,才能理解土著英语 protect 所蕴含的与英语 protect 截然不同的体验,以及原住民所经历的白人难以理解的屈辱与轻视。

3. 原住民口头叙事语义框架与词义辨析

拥有悠久历史和远古文明的澳洲原住民,因为没有形成民族文字,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民族知识、梦幻故事、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主要是靠口头叙述传承。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形成了简洁、生动、灵活的叙事文体的词汇 fellow (fella, feller, fulla)。例如,土著英语中, fellow (fella, feller, fulla) 不仅表示标准英语口语文体中“人”的概念,还成为后缀。 fellow (fella, feller, fulla) 所激活的原型场景是“整个族群中你我他共为整体”,形成“族群整体力量”语义框架。包括了与“我”共为整体的“他人”,以及整体力量等框架元素。与土著英语 fellow (fella, feller, fulla) 搭配的框架参与者包括 we、me 等代词,表示具体数量(如 me two-feller = we two, us two 我们两个),以提升叙述的形象性及准确性,增强与听众的互动性,同时表达与听众的亲近感(如 you feller = you, 表示集合的 you; you two feller = you two 表示你们二人)^④。如:

(16) in Arthur (p. 202): Me two fellow kill em at Timlet. (1896; N. T. Times; 11 Dec.)

译:我们两个在泰姆莱特家打了他一顿。(注:动词“kill”在土著英语是“严重影响”或“打”“伤害”的意思, Arthur: 101)

此外,由于框架元素中“整体力量”的认知可以投射到表示程度以及力量的形容词、副词上。因此除上述与代词的搭配使用外,土著英语 fellow (fella,

①张秋生. 澳洲土著民族的历史与现状[J]. 中国民族, 1993: 39-41.

②张秋生. 澳洲土著民族的历史与现状[J]. 中国民族, 1993: 39-41.

③杨洪贵. 澳大利亚土著保护政策评述[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13(3): 73-80.

④ARTHUR J M.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200.

feller, fulla)还可与 hard, proper, true, quick 等副词、形容词搭配使用。即如:

(17) in Arthur (p. 203): "True feller?" he asked. (Durack, 1936:117)

译:“真的吗?”他问。

(18) in Arthur (p. 203): He bin knock me silly fella, with a big stone. (Davis, 1986:76)

译:他用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了我。

在原住民一族群为社会组织的场景中,土著英语 fellow 框架元素包括了与“我”共为整体的“他人”(例 16),因此对“你我他”的整体力量的认知可以投射到表示程度的副词上(例 17)以及表示力量的副词上(例 18)。所以在族群的原型场景框架中, fellow (fella, feller, fulla)的语义比澳大利亚英语口语文体中 fellow 的概念更宽泛,也起着原住民的口头叙事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

4. 当代原住民生存语义框架与词义辨析

澳洲原住民长期受白人压迫,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原住民的不懈努力及来自国际人道主义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才意识到他们严重侵犯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权利,被迫放弃对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开始废除歧视和限制土著居民的法律,授予土著居民政治权益和社会福利,逐渐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①。只有到 1967 年,澳洲政府全面公决通过,结束了宪法对原住民的歧视,所有原住民才被纳入未来人口普查内,澳洲原住民的处境逐渐得到改善,他们也终于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1992 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 2008 年 2 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澳原住民上百年来蒙受的苦难道歉,彰显了澳洲政府在政治层面的正确性。

尽管如此,当代原住民仍然面临着其他族裔人对原住民根深蒂固的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原住民的贫苦程度、平均寿命、基本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失业率、监禁率、儿童失学率、婴儿死亡率、酗酒、家庭暴力等问题均是原住民所面对的现实^②。为捍卫自身权益,1972 年的 1 月 26 日,澳大利亚的原住

民在堪培拉当时的联邦政府大楼外搭建起了一个帐篷,称之为“原住民帐篷使馆”,借此希望推动法律改革,还给原住民应有的权利。

“1 月 26 日”,一个普普通通印在日历上的日子,在白人以及非原住民庆祝建国的喜悦场景和原住民维权场景中,分别拥有不同的框架元素。庆祝建国的场景源于历史上白人成功的殖民行为。由 Phillip 船长率领的第一舰队,于 1787 年 5 月从英国出发,历经八个多月的跋涉,于 1788 年 1 月 26 日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1 月 26 日被总督拉克兰·麦格理(Lachlan Macquarie)在 1818 年定为官方的公众假日。1 月 26 日又于 1935 年被澳大利亚政府定为 Australia Day(澳大利亚日)。对大多数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亚人,1 月 26 日激活的是假期、是亲朋聚会、野外烧烤、烟火的语义^③。

然而,对原住民而言,历史上的 1 月 26 日,是外来殖民者入侵他们神圣祖先神灵土地的日子。在当代原住民生存的场景中,1 月 26 日的框架元素包括失去家园、被入侵、屠杀、被驱赶、被剥削、被歧视,还包括悲伤、维权、悼念逝去的亲人。因此,与 1 月 26 日搭配出现的框架元素词汇包括 Mourning, Protest, Invasion 等。如:

(19) in Arthur (p. 146): "On January, 26, 1938 ... Aboriginal groups throughout New South Wales held a Day of Mourning and Protest." (Barwick, 1963:171).

译:1938 年 1 月 26 日,是整个新南威尔士的原住民的哀悼日及抗议日。

(20) in Arthur (p. 233): "Wear a black armband for Aboriginal year of mourning 1987. Invasion Day, 11 am. January 26th 1987" (1986: Treaty '88 poster)

译:为 1987 年原住民哀悼年佩戴上黑纱。1987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1 时,入侵日。

1 月 26 日在原住民视角中激活的是当代原住民

① 黄源深.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序)[M]. //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1-2.

② ANAYA J. Statement by professor James Anaya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Indigenous people [EB/OL]. [2016-08-10]. <http://www.austlii.edu.au/au/journals/IndigLawB/2009/38.html>.

③ 冷慧, 郭蕊, 卢意. 澳大利亚民族和解中的尴尬——以“澳大利亚日”为例[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73-76.

生存的语义框架,对他们来说,这一天是哀悼日(例 19)。为铭刻 200 年来被殖民的历史,也为悼念被杀戮、被虐待、被屈辱而死的原住民,原住民主权委员会呼吁澳洲政府与原住民签订条约,承认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因此原住民主权委员会举办活动,制作海报,号召人们于 1987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1 时付诸行动,为逝去的原住民佩戴黑纱,并把 1 月 26 日视为入侵日(例 20)。在原住民的原型场景框架中,1 月 26 日哀悼自己被白人入侵的日子,根本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四、结 论

框架语义学中的原型场景及框架元素为精准辨析同义词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澳洲土著英语独

具特色,是澳洲原住民自己民族归属感及身份价值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记录了澳洲原住民所经历的艰辛历程,承载着原住民特有的文化和“梦幻”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土著英语中存在许多貌似与澳大利亚英语相同但又独具特色的词汇,这些词汇意义需要借助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被殖民的历史、特有的口头叙事传统和当代生存方式等原型场景框架、框架元素以及各框架元素词汇的搭配关系,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精准定义。在框架语义学视角下对这些土著英语词汇进行解读与辨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依存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澳洲土著英语深厚的文化意蕴,为鉴赏原住民文学作品及其他叙事提供基础。

Frame semantics as a perspective for Australian aboriginal English vocabulary analysis

Leng Hui, Dou Zhihui, Wang Hong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Since vocabulary best reflects the embedded meaning of any language, we analyze the uniqueness of Aboriginal English via its vocabulary which shares the same linguistic forms but with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meanings from Australian English. The Aboriginal vocabulary data are from an Aboriginal English dictionary entitled *Aboriginal English: Cultural Study* and are analyzed with frame semantics as the perspective. Four identified frames, namely, “Dreaming” worldviews, colonization history, Aboriginal narrative styles and the Aboriginal contemporary life, provide prototype scenes which enable us to comprehend and distinguish the meaning of 20 Aboriginal English words accurately to avoid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he homonym phenomenon. This study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appreciating the rich Australian Aboriginal culture and the beauty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frame semantics; Australian Aboriginal English; “Dreaming” worldviews

〔责任编辑:李宝贵〕